

## 從來就不是你說什麼，而是你怎麼說

陳怡萍 / 北美使者 Next Step 負責同工

如同以往，我和先生把七月中的創文文字營，放在我們的一年生活計劃中。這是我們參加的第三年。但是這次是第一次先生與我，一起選了上同一堂課。我盼望，我們在寫作及閱讀的領域中，可以啓共鳴，可以有更多的話題。雖然前兩年，我先生也一起參加，但他還是有陪伴者的心態。這一次我們選課在一起，我們飯前飯後，睡前睡後，就地討論，感謝主，他也有興趣了。回家後，我們選了一本從營會中買回來的書，一起閱讀，並再分享在營會中所學及看見。回到年青的學生時代！

當然那是上課前的期望之一，最大的期望還是在學習如何寫聖經故事。我們上課前的作業是自己選一個聖經人物來訴說他的故事。當時，我選了摩西的姊姊，米利暗。因她的結局是很慘的。得了不能見人的大麻瘋。為什麼神要這麼處罰她？難道她年幼幫助摩西及成年後成了女祭司，所做的功績一筆勾消嗎？我想從不同的角度去寫。但最後還是用敘述的方式交卷。因為我沒有功力那麼地去寫。上完課後，我得到了許多的思維方法，可以去寫這故事。好像喚醒了我自己都不自覺的潛能！

而我也知道自己最需要加強的是，必須要委身，才會有成果。必須花時間去收集資料，作準備工作。並得練習寫作，日日閱讀，以收取別人的故事寫法。寫後還得再三察省。以往，我常是收集好資料後，在腦海裡運作我的文章。當我下筆，我就希望越少時間，就去完工。這個方法，對報導式的小文章還可以，但寫故事就相見貧乏了。怎麼可能在短時間裡，把故事中的人物背景，他們的內心和動機，情節的前後，隱藏的伏筆，是意料或巧合或偶然的發生，結尾的安排，等等的細節，能不偏離主題，並通篇連貫地都一一想透呢？一定要委身，一定要下功夫，一定要把時間擺上。寫故事談何容易。我也真認清到自己的不足。

在課堂上老師教了我們許多原則及方法，並用實際的例子來教導我們。這對我的寫作和講道有極大的具體幫助。我回去後，在週一的長青團契，就以“睚魯的女兒和血漏的女人”來分享“信心”的功課。然後在週日的教會團契用“血漏的女子”，來請大家反思並問道：“在聚會裡，你是觸摸耶穌，還是擁擠耶穌的人？”大家的反應很好。他們好像是迫不及待，要聽我將分享的聖經故事。就是在這月底，我們將有教會的退修會。我準備以一個聖經的故事做為主題，來做靈修分享。這是我上課前沒有想到的。

我在營會中有好幾次經歷神的時刻。其中一刻，是在一次分小組分享的時候。一位在家帶孩子讀書(Home School)的母親，說到她原先因必須帶著四個孩子，責任很重，又與社會脫節，覺得苦悶不堪。如同在籠中的鳥。但當她領悟到“順服”她的命定。即是她是在籠中的鳥，因神的同在，居然可歌唱，飛翔，感受到“限制”的美妙。她的生活有了盼望，又活了過來，踏步前進。她好像企圖告訴我，無論生命有多少轉折，但一心嚮往永遠不變的真理，就能突破目前。生命中其實沒有不可承受之重，祇要有堅持的信仰。

這次，我們從亞利桑那州開了快四百哩車來上課，有點小插曲。因先生的眼睛曾經有影像重疊，近失明，我就對他的開車速度不滿，不時要他緩慢，使他很不開心，乃至爭吵。

其實這是，打到了他心底害怕的核心。害怕他視力會將隨時再失去，會失去能開車長途旅行的能力。就勇猛的一味前往。而我不知他隱藏的情緒，只意為他就是愛開快車。我的質疑他的技術，是不時在提醒他，“你的視力不行了、你的視力不行、、、”。他不想被“限制”，而我一味地“限制”他。那時那位姊妹的分享，那一時刻是神對我說話，“不是你在說什麼，而是怎什麼說。”正如在上課時，老師不停的重複，“寫故事，從來就不是你說（寫）什麼，而是你怎麼說（寫）。”如果我耐心的，用愛心對先生解釋說，“我不是批評你的開車技術呀，因為你看到的和我看得到的不一樣，我看不到你所謂的安全距離，只看到在我們前面，快被我們撞衝上去的車子。請不要快速超車，好嗎？”我確定，我們會免去一路上的不愉快。

這麼說來，什麼人都可以來上這門課。既使不和睦的夫妻。這不是戲言。這門課重要的目標，是在學習及賞閱聖經故事的。但在課中所學的，豈止在學習寫作的技巧？那是能使自己在不自覺中，認清自己；並從同學們碰撞時，產生火花；還同時有反思到，生活層面。什麼樣的人最該上這門課呢？我認為可以分三大類：

- 1) 聖經教導者。如教會的牧師，神學生，主日學的老師，青少年的輔導等。
- 2) 寫故事的文字人。尤其專注於聖經故事的寫作者，這是入門的一課。
- 3) 嚮往經歷神和渴望靈命進深的基督徒。